由拳集

由拳集卷之十五目錄

書

答錢澗父

與開之五首

由拳集卷之十五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寄田尗

田尗足下田尗書來舉詆訶先達文以為罪甚善思深哉況痛而有味婉曲而盡物情眞長者之言吾過矣吾過矣然此非自今日當少年時讀乃公文參口彈射蓋知乃公鄉人不知其尊官亦不知其子孫誰何也足下謂不當彈射官人恐其子孫

有甘心於不佞者不佞不任主臣頋不佞亦何心於取罪乃公與其子孫哉口中雌黃偶及於此此稟爲諸生彊剜忘削去業已爲足下所瑕摘足下愛我不以美疢而以藥石甚善甚善刻成寄長安諸君裝一日矣而家僮持足下書來即翻然扯趾及於堂皇之外令二隸馳騎追還削此而後裝也不佞賦於昔人無能爲役而欲詆訶先達少不解事如此所謂唉古人之未工忌已事之爲拙斯揚馬之所捲口也然不佞此事可謂疎狂未可謂涼

德夫妒物品而爽衡量擬前美而崇己覩是淳夫之趨也不使第有不當于心偶逞於口固非易習蒼素妄爲瑕瑜也品隲人文從古不廢亦非揚惡勉過以傷厚道者也魏文陳思劉勰鍾嶸沈約張説殷璠嘗品藻諸子近世王元美亦彈射時流罪所忌諱昔者仲尼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人物假令評隲盡爲浮薄則仲尼豈非恂恂長者哉足下又謂不當輙名乃公古之身都將相賢豪先生易嘗不名公旦召虎當兩公之世不諱也而仲尼亦

往往名王之鄉士魯仲連先生至今以為美談李唐去古稍遠李杜兩公亦相稱名不諱也僕嘗致書王廷尉稱李夢陽先生李攀龍先生稱同年兄弟曰沈懋學馮夢禎沈郎倅碑亦曰此明賴上令屠隆築東門隄也近見海內二三君子以古道相砥率名往来不以為異當如来諭則揶揄嫚罵當亡巳時今足下徒以為不當名尊官又吾鄉先達後世之睚眦可虞也藉令僕名布衣賢豪縣令亭長或遠在四海九州之外或上世將相大臣則足

下亦不復云云矣足下所謂讀溫室對者僕亦安敢自託於市井豪使氣罵座以為俠節頑氣竭而志苦言婞而行絜內去城府外撤町畦轉喉觸忌可謂太拙之下罪僕深矣淺中矜寧取譏風雅則僕為宵人然不宵亦有以自度平生未嘗妬一肖蟯之屬獨隸爾今居官亡他材能計所長獨信亡一念一事不可與神明語爾志行可質於神明而不諒於同袍則命也僕又何言不佞不幸有涼德重辱吾子今不崇朝謝過矣不知此後諸可得稍

從未減手顧足下亡鹿後命拙集稍附近作請正大雅

寄海上故人

不佞落魄三十年困甚乃得一官猶蒲服人下昔者呼同聲蹋海浪倚大越山和謌自謂雄豪乃今須眉婦人爾望貴官車輪彌膏沐而前顧何如布衣牧豕海上哉每誦嚴陵寄侯君房兩言輙自用厎愧以罔敢穢行爲知己羞亦不能以一令竟軀矣世人皆相吾輩爲令必竟軀吾固以繞指柔處

之是壹丘子材之示之以波流也世世人又相不佞跡不佞非跡也直忘機爾嗟乎跡不跡復何言哉僕於世宗頗澹山林無青雲之骨珪組豈煙霞之相僕終尋陵陽子明撫白龍背玩美明月爾百年之內爲羈幾何而令彫耗壯心於簿書期會間月與吏胥伍競刀錐之能而牿性命之理斯志士之所大痛也不佞雖爲令晝夜兀兀然不敢以外膠滑內和抱神守宅即丹砂不成猶將起然比於海鳥悲太牢九奏固不若於在晴野嘿嬰荇藻也所

以未即長往者勢不可爾世人徒見僕居官欽欽戰戰鮍鮍視事謂屠生努力仕宦聲名爲他日地乃不佞聊以此見志非有所覬望者也足下方逍遙丘園海上二三兄弟時時呼趣君握手流連白日未闌繼之秉燭倜儻不佞遠遊莽莽南雲可勝延結足下與諸君爲驩時亦嘗一念汝故人不新刻一種請教大雅居頻半歲始得寄訊左右冗可知也

又寄余君房

君房先生足下嗟嗟人言君房窮愁顧君房無以

竆愁兕虎曠野昔賢所悲世固拙於用大也夫登臺而敖臨淵而睇其意亦放縱六幕也爲之登亡極之高臨不測之淵浮雲四奔日月下走則喪其五內焉自非褆揭寥廓足躡忽荒不與斯觀矣此可以喻吾君房先生君房以高言驚世固世之所爲喪五內者也又况物之所呵也放而之壙埌大澤即山川烈風雷電交作百里而外車轍不得傳焉蹴躃得路天矯窘步則乃其固然矣儻又顧先生稍早之亡徒取驚世爲也而令世人得稍稍逼

眠之雖然垂竿而終年不獲一獲而橫千里斯會稽之釣也先生故曠然玄朗即獲不獲烏知大海雲霧波濤春天桂長飆拾海月凌虛徑度三山非遥何不樂矣僕璅尾一官跼蹐畏人歲月幾何強半馬上素衣化盡玄鬢日短簿書不治風雅亦衰秋氣一動候蟲早吟感彼代謝傷此搖落襟蘭茹乎可託何脩名之足云僕性跅弛少無鄉曲之譽學書不成遊世無術令為令愧然株守免持三尺息皷蕩之氣而遵繩墨之塗思懷仁貧義以卒天

下哀憐黙首上不負主上下不媿交遊光明皓白
少見感槩然後三山五嶽惟吾投足爾奈何茫茫
遠道若是不展也材陪下乘命則小星竹素之事
儻非吾分矣然何敢不日夜操行脩事以希同袍
哉幽晻之中求不負神理即同袍之諒不諒無論
至於榮枯之數吾尚何以胃諸胸中哉是下寨廓
之士默坐宋照何暇不覽幸惠大教微我顓蒙沈
嘉則先生張孺穀涇長文楊伯翼沈長孺家田未
諸君俱無恙聳遊府公試士舒郎湯雋孫若此君

故秀才異等一日千里此爲前旌小刻新成寄足下請教文品僕不能自知寧逃作者敢俟後命大江秋氣丰愛景光

又寄楊伯翼

伯翼孝廉先生足下五月聞令先公之喪怛焉傷心遠道之人不能一致生芻延佇大江南雲若結司馬物故既悲長公楊氏不天復傷季子人亦有言歲在龍蛇喬木載摧風雅彫喪我二三兄弟憮憮在疚何能爲懷足下才情美贍高言故綺今感

彼下泉買屋青山寘視琳照大悟玄理長風白茅幽子悲心寄蕭瑟之興閬沉鬱之致旨哉作者乎每臨風誦足下佳句秋天颯颯下芒碣寒雲時序搖落蟋蟀宵鳴江上涼風故人亡恙吟無過苦勉爾加餐新刻一種寄上覽教械屬百冗畧敘不宣

寄張長公

孺穀先生足下得足下七月書具見心曲讀之惘然不佞受司馬公知己厚德非言語文字可盡不負泉壤恃有此心乾章有云但謂黃鳥堪同宛不

信明珠可報恩即無論詩寫我況痛情致不淺臨
風自誦寔下西州之淚矣不佞自涉賴来日夜禔
身澡行惟恐情棄成命爲知己羞嗟嗟典刑未忘
德音在耳某之不肖逢時徼幸勉圖涓報以獲免
於大戾則司馬公寵靈自天也歲不在龍蛇賢人
災何耶而我二三兄弟纍纍皆塊之上僕獨何心
能不悵而每望大江雲起亭亭如車蓋不自知其
悲從中来也足下高姿遠韻亘可度世今居憂得
亡過傷乎子山故蕭瑟當不廢曠懷秋氣方深無

歎搖落亦無數過洴波館恐不勝華屋之感倘悲能傷人一夕可老也近閱邸報知次公請祭葬書已奏尚未見成命殊勞嘉則先生通州志湛雄遍古當是宇內一種奇書識擬古今義公美刺彼悠悠者流奚傷大雅僕少不解事作閔貞賦誤及某公田叔書來督過甚急僕已應時削去猥不自度妄有所彈射僕則過矣田叔罪僕良是而瑕諸太漠然不廣忠告之義僕敢不敬承孺覺留燕孺愿家居无恙吏事正冗不能一一裁書遠望江天可

勝延結

寄李之文

尋君生辰白雲在天海月甚嚴諸子賓客奉觴為驩獨遠人漂泊淮泗是夕把酒東望為汝大人長謌白雲之謠曰風而寄曷聲也珠履数中少此人手足下念之矣句章先生時時過從不僕往來四方交遊多矣故自不乏貧豪人要如沈先生才致風流高霞孤暎朗照人群甚不易遘不可以當世而失此人百遍相過无去数也故人如吳愚谷金

塘生吾家人即尚時時把酒言咲如故乎頻上令
廉無橐金以贍貧交吳愚谷書來困甚吳生一寒
如此哉乃頻上令寒猶吳生也自到官來不敢私
民間尺布一錢所得歲俸米豈足為老母備晨炊
而往來交游饋遺猶然取給焉家中有一金買薪
水無市筍魚蛇而進諸家大人揚揚稱富矣雖一
金時時有缺乏則與細君相顧而咲為驩樂為吏
貧如此哉僕本海上布衣遭時致身為一官歲得
常俸奉老母及妻孥於其足矣尚敢有過望妄想

以貶官箴以為同袍諸故人羞哉且自揣知骨相不得富貴為吏信貧視之奔走糊口四方時則差勝矣是僕之所為知分也為我謝故人無咲屠生拙哉僕寧貧不富寧拙不巧僕亦欲稍從時人雖尚無奈天地百神常恍在耳目即欲稍從時為雅尚輙不敢以天之道足下之寵靈幸稍得民和無大得罪此邦父老子弟則其效可覩也足下以為何如幸不惜遠教聞之若已棄去學士業操舟從范蠡計然五湖間耻作老博士頭戴平頂巾倚杖

婆娑即當買遊可哉第无多上胡姬酒樓不独黃金易尽白日亦易闌也之華上舍已入京不入京可過我頻上官況如此且无言索債也來當治千日酒醉之尔林生為我書明月諸篇遠寄深感雅情率一謝之吏事正冗裁書不次

與馮開之四首

疇昔長安諸公嘗以弟調官為憂乃覌察朱公亦累言之愿不肖無有此也而七月間孫太史以德過頻與朱公言之頻父老子弟不愿調層隆者恒

以為憂朱公愕然公何言調也孫太史又言第恐撫按諸公有此意爾惟先生圖之朱公答云撫按都無此意第遂私計可以免此矣乃不謂竟有此舉也若不肖烏知令哉勉強禔身潔行庶幾寡過爾若之吳會固大郡雜糅欲以賴上之治治之不可得罪過當弥深仍賴之父老子弟以隆雖無他行能此中頗實又以為能從事節省以稍息肩貧民憐而昵之一邑之人真如家人父子也今驟有此遷誠难為情閒報後徒有日夕對此間父老相

視掩泣爾而遣部使者先生按壽父老子弟奔走
遮留於按院者百千人第恐此無益於弟之去留
遣足為累禁之不能止也倘按院公肯憐而留之
回天不難今諸為地方事體俱未睹成效中道而
棄之今夫塗人相逢於逆旅追隨累日去之亦難
為情況號稱父母子弟者哉秋天搖落爽風蕭蕭
人情物候兩足悲心去太淮泗原野為空吳會信
美非吾土矣足下謂我奈何會有小吏入京容布
腹心不能一一第之曲折幸且無為諸公深言之

也箕仲伯符諸兄幸為寄聲

冬十一月屠隆頓首致書開之仁兄足下頻陽父老子弟千人白御史臺遮留業已可之矣既而以成命為辭首鼠兩端即青浦之行決矣之青浦去神京更遠音書不易達然山川當不得間吾兩人驩也居頻上不入覲而居青浦即得入覲握手有期以是為快爾弟居此間一歲監司諸公皆憐不佞勤苦私其奬借太過第未知京師諸公評隲吾何弟雖有不能名又多雕蟲一技重為身累又為

邑諸生刻小集此恐足指尤尋亦悔之仕宦聲名無論海億秋泖夜李北海三數公可爲寒心便欲奉老母歸耕海上田即又苦無田羌我仁兄何以謂我足下處清華不知弟下流難居多愁真令人老也弟素以不能名今延議首調不佞青浦真號爲難治夫斯其故弟不能知豈去歲難頼上今年遂不難青浦哉仄仄慁之足下倘有所聞幸以見告冗務蝟興百不宣一

仲冬既望屠隆頓首白開之足下解馬價人入京

已附致八行屬天寒薄冗草率不盡所欲言西屬
劉先生觀察明州於弟有知己大恩客歲晋與足
下備言之且屬足下為弟一往候劉先生致謝亦
屬沈君典今劉先生謁選入京旅食幾半歲矣居
承恩寺甚寂寥不得意乞足下要沈箕仲陳伯符
沈少卿或館中年丈一二厚善者為一過存劉先
生具道不佞鄙中令劉先生知居生居長安能得
諸賢豪大人之心又以見劉先生門下士能不忘
疇昔諸公能以不佞故而重劉先生一為知己生

色甚善甚善惟先生留意沈箕仲陳伯符沈少卿陸敬承沈琳仁諸公嘗備一言白狀會積雪華凍童子炙火而作書不能多具事即以此出示之部椽已到府監司更定視篆官未到乃得行入吳會當取道訪李一過先生之廬青浦去京師雖稍遠鴻鯉往来亦便弟在下吏無他營為獨時時縈心諸故人知已往来夢寐不絕也何故哉匀吳孫太史合肥曾年丈遇弟寂厚矣宣城君不通信使者兩月念之不置渡江即遣人問訊宣城君方屏

居青山中不出歲星大隱者哉渡江苦無路費無
能寄將奈何戕殘二星奉去幸勿罪菲薄
屠隆頓首開之大兄足下渡江來遂不得通一問
訊懷我閑之日夜不置嗟天乎若我一賴上不啻
足矣奈何青浦也四方無賴羣其中為一小村落
華上二縣復割茸區瘠土稍附益之置縣城中廬
舍寥落大都華上兩縣貴官大家別業饒流民索
緡錢者民貧甚矣而令出賦稅至十數萬民貧故
俗日趨於姦利若賦斂急故俗又益日趨於姦利

又賦歛多爲貴官大家所逋催租吏持縣官刺叩
士大夫士大夫輒叱去不視吏脅息不敢出聲甚
而爲門者所呵不得一見貴人之面編民慓訴者
挾官錢從慱人酒家飲而募無賴受縣官鞭箠痛
楚貧者體無完軀易麻枲絲粟不得錢有鬻妻帑
鬻妻帑不得則訛烏有先生爾僕無狀欲以瀆上
之治治青浦勢不可將釋拊循而議操切又若天
性雅不能也二十萬官錢令荒落瘠土出辦詎能
堪此者非刀錐朘削不得有即刀錐朘削膏血殺

何美令強其天性而用舊楚之良苦不能稍寬而息肩元元十數萬官錢必不辦監司者將持三尺而問罪青浦令寧復為令乎嗟天乎苦我一穎上不啻足矣奈何復青浦為也他縣官即百冗官日會須有一刻之閒此中十二辰曾苦不足也僕何得罪神理而降罰如此深哉已矣文墨事請足下勿復與僕言也偶有入京之便摭案草草百不宣一足下念我無厭入行

與沈君典

聲問不及數月矣念足下不去口客歲冬十二月奉青浦之命扶侍老母渡江南兩歲之間奔走南北無虛日薄命之人犬馬固當青浦故一村落亦民無土著雜四方無賴居其間又土瘠而善逋官錢當事者以其善逋大縣徵令之所不及也而置縣又割華上瘠土稍附益之歲額增至十數萬今視城中數百家皆華上貴官大家別業流民僦居諸氏族莫可究詰吏胥俱有罪亡人與居民表裡為姦如崇沙之盜強者乘巨艦出沒吳淞間為推

埋自置縣至今不佞其令凡三易尔前令無他狼藉卒以群下竊弄敗自前令敗民益蔑視令長弁髦之矣最號難治渡江千里來未抵縣言青浦难治者滿耳矣督府公移書主爵者拚為青浦擇令長而謬推不佞某罷〃是何异庖人之不治庖而代以尸祝也某自冬十二月抵官百務蝟毛危強振刷尤苦催科民無賴者挾官錢從慱徒倡家飲而募人受搒楚貧者賣麻枲絲粟不得即思鬻妻帑田廬不可有挈家逃尔先是催徵者頗詹用鞭

籍民愈恐迸去其以官寬之論以溫言風以至情父老子弟驩然樂輸也諸所覆茹燠休一如居潁上時獨約束猾胥姦氓隸奉三尺維謹此與潁上稍異矣又若三吳孔道冠蓋旁午奔走將迎日不暇給其又以文辭竊海內虛声吳會文人才士言不延頸願交墮棄民事而與諸公日聚首空文游談招尤詬姍則吾不敢令門者一切謝不見即為吏部士應且惰俯仰周旋雖不難乎子惠閭閻清剔公府呴喃孤穷播撲豪猾不入苞苴於庭而關

門延士不諂事貴人而折節布衣賢者不以骯髒取罪不以依阿乞憐不昭昭而扶日月不汲汲而負泥塗斯中庸之操賢智者所託也其願學未能足下何以教之其每思浮辭後說玄素所紬將書次竹素不復與雕蟲角技獨守純白玩心玄虛豈不亦曠士幽賞哉奈遇詞人無當技癢今居煩劇種種苦人一日十二辰嘗苦不足即文字之緣可知矣僕學植既荒官復濩落相如次公之業兩失之矣奈何能爲知己生色也足下薄金馬之榮而

眷丘中之樂義重南山名高北斗海內才杰咸願執鞭甚盛吳會山川佳勝人物娟秀足下恐不可不一遊九峰三泖望子久矣冗中敬遣一介行李奉訊大夫人百福倘惠然過我則有山中竹杖湖上蘭舟翹首天雲因風神往

寄少宗伯王公

隆之於風雅之道醯鷄爾無當鉅儒鴻烈也往歲居都門自慶非王瓚黃流不登清廟廼退而安其拙韜子雲之筆畏君卿之舌緘刺五侯却步平津

文懃繁露不遇何辭義薄凌雲自薦為崇庶幾哉尚玄守雌矣僦得長安旅舍中有茂尌一章杜門偃息其下讀古人書六藉而下閒流覽諸子尚羊乎偶騎馬出歸瀵尚羊如故也以故雖鉅儒鴻烈如先生者亦未嘗挹尺一之牘求通姓名於記室乃先生顧雅知不肖隆游揚之諸公間而又以隆方辱在牛馬走中咄咄憐之也宣城吳興兩沈生往為隆言之隆雖不敢輒報謝然心銜高義矣獻歲行役太倉得奉車輪清塵如披五色雲霞

奕慰我素心廼先生入門勞苦如平生始知兩沈生言良不虛顧影自照隆無一足當鞭箠使者謬中耆愛便可藉以自老隆西經羅邑秩掌勞人青浦令為吳會孔道縣治視二大邑十不當一而供億徵令爭之又上齋賦重狡偽朋興百害如蝟又日承事諸藩紳大人救過不暇奈何令為一日十二辰常若不足也行年三十蚤見二毛命也良苦犬馬固當隆為令無他治行維不敢行恣雎以傷寬理析秋毫以敗三尺而重為知己者羞諸顛謬

種種幸願長者教之隆讀書竊觀古瓌人頎士崇
敦大者之踔厲之操標伉爽者關長厚之德鼓氣
節則易於矜露務沉毅則傷於刻深器局近於高
朗則闊步而多踈行能依乎中庸則瑣尾而不振
此根之至性真不可強率而行之皆有以豎天寸
流竹素迺先生傳大勁爽秉節蹈道華實兼收仁
明並篤此其大都豈徒崎嶔歷落淺中小知之夫
可窺先生萬一哉隆不肖平生汩沒小儒文秇而
闇於大道然於古人安身立命之處亦嘗稍見一

班矣今為小吏雖促遬不足比數闒方且摧耿介
之氣遲寬和之理思懷仁負義以悅天下恥空抱
筆墨區區與雕虫角技而涉世未深才智短淺如
驅車隴坂擢舟灔澦將焉濟矣至於踵文士習氣
逍遙以遨而蔑視民事偃蹇自放而厭薄簿書清
談名理而情棄官守以為天下口實則吾豈敢哉
先生文章鉅麗人物冠冕此真不肖隆所願奉鞭
箠使者況既受知門下不敢不布其款款之愚且
以致平居向往幸惟財砮小刻多諸生時所撰結

請正大雅

與徐孟孺二首

孟孺徐孝廉先生足下往讀吳鈎叢硎知足下諸子白眉翩翩麗藻故自非老博士家無何居長安於馮生所得徐生澤夫書云足下善病則以為造化小兒妒足下才俊爾自後延時時向往足下吳會從二陸後代多文人才士足下今鵲起菰蘆中他日領旗鼓抉橐鞬凌厲中原非足下而誰僕於此道無能為役顧獨私心好之又雅好游揚諸公

往歲嘉平月移官吳會倚誠匆匆難之而喜得從吳中文人才士遊甫弭節於郊輙問徐先生無恙乃不佞時時虛左賢豪而獨不得一當徐生聲足下方為白下遊忽披大章如睹卿雲爛焉五色驚喜可知邐邐踰所聞矣乃知楓落吳江此何足以稱揚哉得王先生書知足下從姑蘇結襪王生而歸此君無論詩若文即懸河談天能令稷下生息影而避疑乃公舌端有五色雲除夕嘗與周旋真使人意銷馮生素心人當不佞公孫子忠故人態

久不通尺一足下當是嬾故爾書來會入府晤府公冗甚率爾械書百不宣一倘過臨卬令千當一日三朝相如也

日者青雀舫過浦口屬不佞患頭瘡不勝進賢冠不能倒屣出迎高賢詰朝令人物色二君将科頭相見與足下唱陽關三疊倚茂對漣娶送言別則報解維去矣為之悵惘累日三月中旬送莫廷韓浦口把酒唱詞僕有水綠花紅送遠人之句邀廻情致不減文通恨足下不𢑴時行也聞何士抑清標

遠韻與足下頡頏青雲真僕所願從遊不得一傾
握爲恨孫以德太史王瓚黄流雖少年自致雲霄
絶不作貴人態每見之使人生塵外之想詞賦大
楚楚如其人足下言良不謬足下詩辭秀丽筆札
遒拔可無古人至傳士家言石室洞天青霞紫氣
當是不從人間来非關尹喜輩不能識矣世人好
堆黄亡當信而自堅是在足下如謂九州入貢任
土而可不必篠簜瑶琨則是謂寶筏玄津反不足
度世世亦寧有僊真墮劫乎愿足下益鍊丹砂九

轉不已白日且生羽翰不然費長房可屢也君典數日前以書相聞云首夏且微服見枉弟青山眷人恐未易出門爾便時脩問當通足下姓名於君典足下如豐城獄中物雖厚自韜斂寶氣猶時時燭天何必藉儕輩游揚然人倫賞鑒自是吾事嘉則詩選未有寄到到則即尋雙鯉致之矣白門柳色無恙乎青驄卷陌誰與廻翔六朝佳麗偕未滑一至自笑偽父送廷韓一繇書箚頭即借送足下情致一一爾人南附報冗不及多具

與王百穀

携江陰牡丹歸此何異相如從臨邛竊文君逃哉相如區區以一文君遂病消渴今為文君者數十奈何不令王先生顛顛乎固知足下方迷花花間玉釭便可自老棄青浦令如遺迹矣然僕從執掌中思足下良甚參差日莫夫君不來昨拜書宜足下有意於僕復讀第二椷竟使人心如寒灰足下自為河魴即諸君子皆陽擔耶乃臨邛令終欲引相如為重惟執事圖之讀送莫廷韓詩格高聲俊

綺麗難忘古今才情之極咄咄莫生携之橐中五色光怯上燭五星矣吳章叔來知先生有北征之意僕喜動顏色碧鷄金馬遭遇好文之主然後協諸金石光垂竹素丈夫鉅麗何必箕山日侍先生人倫賞識談咏煙霞宜抗山林之節然或扼腕當世便娓娓不休固知子陵非录录隱者懷仁負義以幸天下僕竊為蒼生歧之毋謂處則遠志出則小草也承惠玉巵此非僕所敢當取酒南繆酹地拜嘉貺矣重耳無以報莊王奈何蒼頭回敬附空

械不日且遣一力訊下執事不盡拳拳

奉徐少師

隆竊讀傳記覽觀古昔鉅儒大人建立鴻業翊贊基隆光昭史策此其人必高朗粹白渾博深沉智慮包乎四海而持之以謙冲遇事疾於風雷而出之以慎重其所展布大都非小材淺智所能窺自夔龍宰衡而下老成器局莫如韓魏公識者以爲間氣其他疏爽俊快之杰古今不少而事業成就不無瑕疵利害相半得失相參後世往往有遺議

馬士大夫屈指我朝賢相必以先生稱首隆自鄙
亂授書輙知嚮慕華亭相公盛德大業洞叨下吏
雲間獲一再望見顏色私計名臣元老涉世且久
更事既多天下之務何者不了了胷中況雲間文
先生桑梓之地聞見既真計慮尤審而隆小子幸
得以通家之好受知門下所願虛心請教之日久
矣青浦土瘠賦重流移相望當道為地方慎選有
司誤及不肖不肖遘茲艱虞夙夜祗思隆竊聞醫
家治病急則治其標今青浦之病亟矣施為要領

将從何先陞開先是衙役竊弄政出多門而故令
又往往寄耳目於匪人以致敗事陞今嚴戢各役
奉三尺惟謹門以內從嚴門以外從寬諸聽斷惟
情惟理絕不敢咨訪近習以滋他弊似矣然左右
禁嚴耳目盡屏形影塊然門外萬里即地方利弊
閭閻隱痛皆莫能知欲咨訪於左右恐未得是非
之實而遣足以啓奸萌試顯問於衆人則或避恩
怨之嫌而莫肯以實對此其難者一也先是催科
太嚴撫楚之過濫總經催人等至拷腹而冠官畏創

而催辦民甚稱苦逃亡接踵今不肖隆以官寬之下頗感激黽勉完納似矣然　朝廷歲額必不可緩徒以官受累無補於民夫與其始寬而隨誤以貽後日燃眉之急不如先嚴而責完以與百姓息肩之期且錢糧不完或係貧民拖欠或係奸豪負賴或係經收侵欺一槩從寬寬貧民猶不失拊循縱侵負則幾蔑　國法此其難者二也本縣因田地瘠薄歲苦重差以致人戶逃絕者衆因人戶逃絕以致田地愈荒者多先是乃募開墾之令非不

日懸但緣鄉野小民領種告帖者到縣不即時給帖者守候之苦有科索之費而官府未聞留意存恤則恐領種蕪田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是以小民疑畏不來今不肖訪知弊端另爲立法小民始樂於開墾一月之內領帖者已不下三百餘家但貧民開墾荒田必資工本有田而無工本將焉用之即給帖猶勿給矣將議賑卹則官帑既不可擅動申請又未必見從此其難者三也今爲計不得已捐不肖俸資及無碍官銀共得百兩立法給散

貧民為開墾工本而俸錢無多小惠未徧則出示勸諭富民大家於民間自相賑助以富濟貧損有餘補不足尚義量力不拘多寡而本縣則為之懸立賞格或免其罪責或免其雜差重則或獎以牌扁或榮以衣冠以相風勸似矣然自古恤民之政未聞有此計出不得已恐終非政體其可行與否伏候門下教之荒田人戶既已逃絕而重額尚存往往遺累里排賠納萬萬不堪不肖業已遵奉撫院明文親歷四鄉沿丘履畝踏勘荒田頗為得實

中間委多拋荒一望野草并開墾減人烟消疎誠可哀憫若不設法調停地方日就彫落將來愈不可支已經册造總數申請議處議者謂求減額粮又謂求作改折愚意竊謂議改折則恐小利無補於民議減額則恐定額難以頓減此一節煩望門下將青浦瘠苦情為撫臺一言之即片言九鼎為地方造福不小矣其他大小事宜多所未盡陞不肖稍知自愛不敢為惡然天下事亦大難矣不惟惡不敢為即為善恐涉於近名不惟害民不敢

為即興利恐未免有害兼理難窮事體難安群疑難釋衆口難調竊不自量蚤夜思維欲為敝邑小補而以一書生初出涉世更事不多識見未定乎刺種種祇深芒負仰惟桐公 朝廷柱石卿邦元老治道模楷後學指南伏冀惠賜大教隆在下風敬端拱以聽不任瞻仰惶悚之至

寄高升伯

升伯居賢關操文衡懷仁負義攬華披秀作我髦士宣暢鴻烈暇日與諸公清言名理奪燈丙夜迴

翔赤螭歌咏振鷺嗟乎升伯良不負平生賤之奉
馬箠之役日承事貴人如小家女克盡介下陳盥
掃易盡蟓眉難工獨日夜欽欽勤苦則習習嘗則
承俯仰周旋徒跣自潔種種甘之小星稱命矣天
下郡縣莫難於雲間雲間莫難於青浦青浦者故
華上東南瘠土惡壤也民無土著七邑寓遊居之
成一村落歲坐水旱不登國額日逋兩大縣患苦
之為別置邑治又新創百務草昧當三吳孔道亭
盖亭午兩大縣薦紳大夫田宅在焉郡民大都其

佃人僦戶爾以一新置小邑而當兩大縣大夫上戶外之屨常滿也且多不諒望賤子或太深故言廢難理群逋難問多口難調為吏頗不良苦哉勤苦將事加之以忠誠庶幾免於大戾僕竊慕此未能先生何以教不佞壯征有便羽敬附其椷莫廷韓之人才可念也

答沈嘉則先生二首

青浦望盬官盈匕一水爾迺坐困簿領不能遠擲頭止進賢冠從先生杖屨山間水涯茟詠茶竈何

物不空悲哉一吏如檻須富貴既非所須持此以安歸也八月之期不已晚乎隆不肖不能佐優幹吏而能以寬理和其士民門遮真如水日日蕭然新種卉木今已蓊鬱成林日夜望先生來一歗咏其間天馬佘丘二陸先生祠墓在焉泖上浮屠四面孤懸空水中有陸宗伯新搬藏經閣藏經數萬卷佛子數十俱白皙長爪日夕焚誦經聲郎郎徹於大湖亦一佳勝也願先生即櫂扁舟來敢為山靈敬邀寵光錢繪事先生集可携之篋笥中且

行且仡不然䠘再返就李卒業未脫也焉吉士開
之予告計此時已抵家矣其人開美玄超不可不
一通問碑文真文章鉅家深嚴閎嚴弟不肯德薄
無當游揚爾當取便寄頻人頻人雅不間於翰墨
事恐不足辱大雅奈何
讀越草如失足嵁崙絕頂下見丹霞赤水文虎玄
豹雕鷦鷟麏氷兎碧藕目眴神搖誠不自知安所
去取也先生近佐廼爾乜豈惟才情轢富爾無古
人亦古知先生喬松遐壽焉玉棺不下来奈何會

須且漫娶人閒爾嘉則越州詩有云不知醉卧空山中王准下來便堪死故未及之

答錢淵父

不佞從就李諸名流及聞高雅舊矣屬人來言沈先生客足下足下非雅秀孤映安能容我沈先生哉沈先生盛言足下俊才恨未得一叩盍頭郎居無得嵒穴奇處士爲侶太史當重占真人東行矣因風遲羨臨卭令久遲相如而足下占恡不設使人兩睫不得下如何如何敬遣傍人摋小刀遞沈先生浦口足下能與沈先生同過江城禁鮮取酒

大醉九峯之上亦無所不可不然無徒夂奪我五
湖長為也新相知間輙放言及此罪過人回草草
自狀兄不及多具

與閒之四首

適過婁江謁徐觀察因言與仁兄遇於淮上計此
時行李抵家矣弟日困簿領不能負弩矢走迓旌
干心神飛動足之下蹔辭鵷鷺之班歸而征五湖長
揚驅鼓柁雲沙亂目鷗鳧近人大是樂事下官向
不自戒失足泥塗為家大人目竊五斗海鳥爰鶋

磨房聽來安得通脫自快也足下東歸亦先期移此中雲間去就李只尺爾即視仁兄眉睫間而尚阻晤言脈脈一水自非土木詎不勞夢雲間足下舊遊諸名士故在傾握日夜望足下一來不啻望歲也徐長孺袁非之南征莫雲卿徐潭夫壯上行時以不及候行李爲恨足下誠惠過此中與弟訪二陸先生之故蹟九峯三泖歛徹寵光泖上僧椒藏經閣淥懸大湖四面皇水衆比丘俱白皙長瓜焚香誦經其中亦佳脈可遊也足下歸省尊公驩

樂可知幸遇隆問訊嫂及諸公子平善不雲閒之行不可復還幸足下報可弟當理棹湖漕待矣

六月廿四日屠隆頓首寫書開之仁兄

往沈翁見枉又得仁兄書甚慰飢渴敝邑荒鄙勞長者車轍款遇疎簡何能无辠仁兄初歸正在鞅掌想未能即遠出賤子之望故人真以日為歲恨羈於令死能奮飛誰謂河廣曾不容乃深味風人此言歷歷如畫良是悲心始謂行李一出都門便堪握手送迷半歲尚阻晤言是何睽離之易而遇合之難也

三吳大水溝塍化為巨浸魚鱉舞於長衢徒跣白
責傷爲令無狀計且奈何側想明智當作何良圖
也尊公華誕以七月何日上壽既羅熊遂買雲間
之櫂不儻沈夫人當戶亭衣恐仁兄亦復多情不
妨長嘯出門把臂湖山吟羡煙月使太史再奏東
南聚星良亦不俗沈嘉則先生布衣雄杰人倫冠
冕今正作客鹽官之錢氏爲故給事錢薇先生輯
遺文弟累以書促之則以校讎未卒業爲解鹽官
去秀州只尺足之下不可以當世而失此人今山人

處士滿宇內大都崇虛聲遊談無當獨乃公翩翩不惟辭賦偉麗陵轢古今墨卿而行義卓絕朗然孫暎即丰標談咏俊爽玉立理致清遠與之周旋可以忘老恨近日頭顱且種種吾欲取南山銅鑄此君此君或亦自有長生丹訣不可知今世若無之夫便能使山川黯靄無光風日淒淡一朝失去千古長嗟足下急走信使往通之勿失煙此君亦傾向高賢之日久矣馮先生素以屠長卿言不阿知此神物暗中可索摸得也足下幸過青浦可約

與俱来弟且復祈東招之青浦令門逕真如水不妨攤箋而逆上客也賀伯闇近佐何狀想數過從論心道故久慕袁了凡君相見幸為寄聲前有長箴致伯闇久未奉報音候故河漢左界雙星在門瑶姬奏笙龍女進曲蒲萄新綠銀缸乍紅階下斑衣堂上珠履人間足樂何羨洞天又得玉皇香案吏新篇聯足之為壽矣不腆之儀并希麾置鴛央湖上騁時繫心向辱沈翁託以壽章令弟既自為叙不能復握筆乞為我謝之

湖上之會樂矣弟以吏事促歸質明不得與足下
再盡繾綣私心殊未快後會何時言之悵惋嘉則
先生尚留山中日以賦詩讀書為事神肆力王出
語驚人使人悚然心服暑中無事戲為二十咏多
言古昔情綺語弟與嘉則同賦成讀之頗懷拍拍
然命記室錄上請教更要足下賦之已寄王元美
先生詹和矣歸途定佳勝朝上壽年伯尊人榮
氣飆飆凉風乍遣恨弟不得與珠履之列能不依
依沈君與未有來意奈何渠云云直未可出門吾

輩不當強之遊小力還附有尺素敬上侍者泛泖任共為二冊其首嘉則者奉足下首弟任者求足下書佳篇付嘉則先生其一空白者求足下首佳篇付弟过下邑雜詩當另書一冊同二十咏并奉去也

西湖之遊樂乎弟從部使者考歸而梁伯龍適見況云日客就李與足下周旋伯龍故翩翩豪士今老矣誠然哉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弟本探九走馬之夫誤為小吏局促如轅下駒日心懸天目長松

夢落五湖間足下何乃掉臂去淢不通消息兩月
即百冗尚留足下𠚑中久欲遣平頭奴致數行輙
復冗奪足下每賜一札必俟弟先之爾不然者經
歲無此可以觀吾兩人之交情矣然不肯視足下
猶爲勞薪乎

由拳集卷之十五終